

编者按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，张家界市融媒体中心推出“不朽荣光·澧水长歌”专题报道：以抗战老兵刘严然、李钧楚、胡建、李祖军的亲历为线，再现中华民族的抗战烽火，让热血淬炼的家国精神穿越时空、照亮今天。向英雄致敬，为历史留声。

抗战老兵胡建：烽火青春铸忠魂

全媒体记者 梁山泉 王芳 廖雯 周静

在慈利县五雷山下的青山绿水间，102岁高龄的抗战老兵胡建坐在木椅上，目光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。他的故事，将我们带回到那段救亡图存的烽火岁月。

澧澧河畔的少年壮志

胡建出生于1923年。15岁那年，他考入当时一年只招一个班的慈利中学。在校期间，抗日救亡的信念如种子般深植心中。至今，他仍能完整唱出慈利中学的校歌：“澧澧萦回，汇洞庭兮茫茫；山水钟灵，英才荟萃于一堂。青年是民族之奇葩，时代之朝阳；练志、练胆、练识，爱国、爱民、爱乡……”

抗战烽火燃遍大半个中国之时，胡建的哥哥胡介初选择从军，后在浙江丽水抗日战场上牺牲。这一噩耗，更加坚定了少年胡建投笔从戎、报效祖国的决心。

1939年11月，一架苏联战机降落慈利放马洲，成为胡建难忘的记忆。“飞机在慈利上空盘旋很长时间，飞得很低。”他清晰记得三名苏联飞行员在慈利街上购买物资的场景。更难忘的是次日，他亲眼目睹6架日军战机迫击而来，四处搜索苏军飞机，并对着停放区域轮番轰炸。

“怀孕的妇女被炸死，胎儿都炸出来了……我捡到的弹壳有这么长。”至今，他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惨状，用颤抖的双手比划着，“那一次被炸死好几个人。”

初中毕业后，19岁的胡建经同学介绍，到澧慈师管区担任文书。目睹壮丁“一个接一个”被押送的惨状，他不愿留在风气败坏的部队，毅然投考74军干部训练班。在这里，这名文弱书生扛起美式火箭筒，握紧冲锋枪，以毕业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证明了自己——昔日的学子，已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。

雪峰山下的铁血考验

1945年春夏之交，胡建以排长身份参加雪峰山

会战。他所在的74军奉命驻守武冈城外一处古塔据点。

“团长命令我们死守一个月。”回忆起那段经历，胡爷爷目光如炬，“这座宝塔并不正，有大约15度的倾斜。”他用点香计时，安排士兵分批值守，自己每隔一个时辰就巡查岗哨。

在这里，他想了很多：国家的战事、为民族捐躯的哥哥，以及如何指挥守塔。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他知道，这座宝塔在日军进攻下“可能经不起一炮，便会灰飞烟灭”，但他心中只有“死守一个月”的命令。他和战士们在宝塔外围挖掘了一圈壕沟，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

虽然日军最终未从此处进攻，但两个星期的坚守见证了中国军人的忠诚。撤退时，他带士兵黑夜急行军三十里，终于在破晓前追上大部队。

在这场战役中，胡建和无数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筑起雪峰天险，最终迎来日寇投降的胜利时刻。

永不磨灭的历史印记

“我们当兵不是为了当官发财，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欺负中国人！”作为雪峰山会战的亲历者，他的故事成为抗战历史研究的活档案，那些丰富的细节，让教科书上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。民间抗战老兵组织多次登门拜访，将他的口述整理成珍贵史料。

如今，胡建在家乡安度晚年，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已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。他用自己的青春见证



了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刻，也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家国情怀。

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，总有青年人来听胡建讲述战斗故事。他总会嘱咐大家：“要铭记历史，珍惜和平年代，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。”

当记者与胡爷爷交谈时，102岁高龄的他还情不自禁地唱起《大刀进行曲》，声音铿锵有力，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……看准那敌人，把他消灭！把他消灭！冲啊！”

记者将镜头对准这位老兵，眼前那张脸布满被时光雕琢的沟壑，记录着历史的风雨，眼神或许因年迈略显浑浊，但望向远方时仍透着坚毅，那是历经战火淬炼出的不屈。

这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抗战老兵，用他跨越世纪的人生历程，诠释了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。他的故事，正如澧澧河水般奔流不息，永远激荡在后人心中。

山河铭记：百岁抗战老兵刘严然的烽火荣光

文/全媒体记者 周密 童欣 图/全媒体记者 龚科

张家界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，阳光斜落在院落木桌的箱子上。百岁老兵刘严然颤巍巍地从箱中取出那枚2015年颁发的抗战纪念章，铜质章面被岁月磨得锃亮。“国家还记着我们呢！”他轻声说着，抬眼望向远方，眼神里仍盛着不灭的光——这光，自1943年扛枪入伍时便点亮，穿过千里抗日烽火，掠过岁月长河，一晃，已是八十余载。十八岁扛枪：烽火青春万里征

1943年，18岁的刘严然穿上军装加入国民党军队37军，新兵训练的枪还没握热，裤脚还沾着家乡的泥土，长沙保卫战的炮声就传来了。“排长说‘鬼子的马队来了就打马腿’，可真见着那些戴钢盔

的骑在马上冲过来，眼里就剩‘不能让他们过’这一个念头了。”老人回忆道。最惨烈的一仗是在安仁阻击日军骑兵纵队。闷热的夏日，稻田里的水汽蒸得人睁不开眼。日军的马队踩着田埂奔过来，刘严然攥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缩在土坡后，听着排长喊“打”，跟着战友们一齐冲出。“马惊了立起来，鬼子摔在泥里，我扑过去时刺刀扎进地里，他的刀就划在我手上。”他抬手给人看那道月牙形的疤痕，“当时不觉得疼，就瞅着他不动了，才发现手心全是血。”那场仗打了大半天，缴获的日军马刀当时还被她摩挲了许久。问及拼刺刀的诀窍，他比画着示范：“鬼子枪长，他一刺过来，你这么一挡，顺势就把刺刀送过去……”1944年桂林沦陷，他们奔袭广西的路线被切断，只能连夜往中越边境绕行。“白天躲在山洞里看飞机过，晚上摸着黑走。”刘严然记得有回渴得很了，趴在山洞边喝水，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——军装烂得像破布，头发粘在脸上，可眼里亮得很。“那会儿就一个念头：活下去，打回去！”后来部队在云南整编，37军番号撤销，他换了战友、换了番号，手里的枪却攥得更紧。直到1945年秋接到赴越南受降的命令，踏进河内市区时，街上“胜利了”的欢呼让他红了眼眶，摸着枪托想：“没等到这天的弟兄，也算能闭眼了。”

1951年，刘严然加入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，担任炮兵团三炮手。在上甘岭高温坑道中，他忍受炮管灼烫，坚持快速输送炮弹；在老秃山激战中，曾以身掩护住弹药。1955年复员回国，他没提过一句生死，只说“枪在人在”。百岁仍少年：许愿只说“孩子们好”

洪家关光荣院坐落青山环抱中，白墙灰瓦，整洁宁静。清晨五点半，刘严然准时起床，被子叠成标准豆腐块，然后慢走活动筋骨。贺晓英院长守此四十余年，每日陪老人散步聊天。“他的故事我听了一遍又一遍。”贺晓英说，刘老总唱《救国军歌》，至“维护中华民族”时腰板挺得笔直。有时声渐低，眼神远望，似见那些永不归的战友。当地小学生来问“爷爷怕不怕打仗”，他捏孩子手：“怕过，但一想你们能在院中跑，就不怕了。”他总跳过血腥场面，只讲战友互助与胜利喜悦。“有些事，记住就好，不必细说。”“他们那代人，历经磨难都是为了后人。”贺晓英站廊下轻声对记者说，“你看他坐样，如当年扛枪——脊梁直着呢。”今年一百零一岁寿辰，众人唱生日歌，他吹烛前轻许愿：“愿孩子们都好好好，健康快乐！”这或许就是一个百岁抗战老兵，用一生守护的永远的信念。

势就把刺刀送过去……”1944年桂林沦陷，他们奔袭广西的路线被切断，只能连夜往中越边境绕行。“白天躲在山洞里看飞机过，晚上摸着黑走。”刘严然记得有回渴得很了，趴在山洞边喝水，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——军装烂得像破布，头发粘在脸上，可眼里亮得很。“那会儿就一个念头：活下去，打回去！”后来部队在云南整编，37军番号撤销，他换了战友、换了番号，手里的枪却攥得更紧。直到1945年秋接到赴越南受降的命令，踏进河内市区时，街上“胜利了”的欢呼让他红了眼眶，摸着枪托想：“没等到这天的弟兄，也算能闭眼了。”

1951年，刘严然加入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，担任炮兵团三炮手。在上甘岭高温坑道中，他忍受炮管灼烫，坚持快速输送炮弹；在老秃山激战中，曾以身掩护住弹药。1955年复员回国，他没提过一句生死，只说“枪在人在”。百岁仍少年：许愿只说“孩子们好”

洪家关光荣院坐落青山环抱中，白墙灰瓦，整洁宁静。清晨五点半，刘严然准时起床，被子叠成标准豆腐块，然后慢走活动筋骨。贺晓英院长守此四十余年，每日陪老人散步聊天。“他的故事我听了一遍又一遍。”贺晓英说，刘老总唱《救国军歌》，至“维护中华民族”时腰板挺得笔直。有时声渐低，眼神远望，似见那些永不归的战友。当地小学生来问“爷爷怕不怕打仗”，他捏孩子手：“怕过，但一想你们能在院中跑，就不怕了。”他总跳过血腥场面，只讲战友互助与胜利喜悦。“有些事，记住就好，不必细说。”“他们那代人，历经磨难都是为了后人。”贺晓英站廊下轻声对记者说，“你看他坐样，如当年扛枪——脊梁直着呢。”今年一百零一岁寿辰，众人唱生日歌，他吹烛前轻许愿：“愿孩子们都好好好，健康快乐！”这或许就是一个百岁抗战老兵，用一生守护的永远的信念。

势就把刺刀送过去……”1944年桂林沦陷，他们奔袭广西的路线被切断，只能连夜往中越边境绕行。“白天躲在山洞里看飞机过，晚上摸着黑走。”刘严然记得有回渴得很了，趴在山洞边喝水，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——军装烂得像破布，头发粘在脸上，可眼里亮得很。“那会儿就一个念头：活下去，打回去！”后来部队在云南整编，37军番号撤销，他换了战友、换了番号，手里的枪却攥得更紧。直到1945年秋接到赴越南受降的命令，踏进河内市区时，街上“胜利了”的欢呼让他红了眼眶，摸着枪托想：“没等到这天的弟兄，也算能闭眼了。”

1951年，刘严然加入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，担任炮兵团三炮手。在上甘岭高温坑道中，他忍受炮管灼烫，坚持快速输送炮弹；在老秃山激战中，曾以身掩护住弹药。1955年复员回国，他没提过一句生死，只说“枪在人在”。百岁仍少年：许愿只说“孩子们好”

洪家关光荣院坐落青山环抱中，白墙灰瓦，整洁宁静。清晨五点半，刘严然准时起床，被子叠成标准豆腐块，然后慢走活动筋骨。贺晓英院长守此四十余年，每日陪老人散步聊天。“他的故事我听了一遍又一遍。”贺晓英说，刘老总唱《救国军歌》，至“维护中华民族”时腰板挺得笔直。有时声渐低，眼神远望，似见那些永不归的战友。当地小学生来问“爷爷怕不怕打仗”，他捏孩子手：“怕过，但一想你们能在院中跑，就不怕了。”他总跳过血腥场面，只讲战友互助与胜利喜悦。“有些事，记住就好，不必细说。”“他们那代人，历经磨难都是为了后人。”贺晓英站廊下轻声对记者说，“你看他坐样，如当年扛枪——脊梁直着呢。”今年一百零一岁寿辰，众人唱生日歌，他吹烛前轻许愿：“愿孩子们都好好好，健康快乐！”这或许就是一个百岁抗战老兵，用一生守护的永远的信念。

洪家关光荣院坐落青山环抱中，白墙灰瓦，整洁宁静。清晨五点半，刘严然准时起床，被子叠成标准豆腐块，然后慢走活动筋骨。贺晓英院长守此四十余年，每日陪老人散步聊天。“他的故事我听了一遍又一遍。”贺晓英说，刘老总唱《救国军歌》，至“维护中华民族”时腰板挺得笔直。有时声渐低，眼神远望，似见那些永不归的战友。当地小学生来问“爷爷怕不怕打仗”，他捏孩子手：“怕过，但一想你们能在院中跑，就不怕了。”他总跳过血腥场面，只讲战友互助与胜利喜悦。“有些事，记住就好，不必细说。”“他们那代人，历经磨难都是为了后人。”贺晓英站廊下轻声对记者说，“你看他坐样，如当年扛枪——脊梁直着呢。”今年一百零一岁寿辰，众人唱生日歌，他吹烛前轻许愿：“愿孩子们都好好好，健康快乐！”这或许就是一个百岁抗战老兵，用一生守护的永远的信念。

洪家关光荣院坐落青山环抱中，白墙灰瓦，整洁宁静。清晨五点半，刘严然准时起床，被子叠成标准豆腐块，然后慢走活动筋骨。贺晓英院长守此四十余年，每日陪老人散步聊天。“他的故事我听了一遍又一遍。”贺晓英说，刘老总唱《救国军歌》，至“维护中华民族”时腰板挺得笔直。有时声渐低，眼神远望，似见那些永不归的战友。当地小学生来问“爷爷怕不怕打仗”，他捏孩子手：“怕过，但一想你们能在院中跑，就不怕了。”他总跳过血腥场面，只讲战友互助与胜利喜悦。“有些事，记住就好，不必细说。”“他们那代人，历经磨难都是为了后人。”贺晓英站廊下轻声对记者说，“你看他坐样，如当年扛枪——脊梁直着呢。”今年一百零一岁寿辰，众人唱生日歌，他吹烛前轻许愿：“愿孩子们都好好好，健康快乐！”这或许就是一个百岁抗战老兵，用一生守护的永远的信念。

洪家关光荣院坐落青山环抱中，白墙灰瓦，整洁宁静。清晨五点半，刘严然准时起床，被子叠成标准豆腐块，然后慢走活动筋骨。贺晓英院长守此四十余年，每日陪老人散步聊天。“他的故事我听了一遍又一遍。”贺晓英说，刘老总唱《救国军歌》，至“维护中华民族”时腰板挺得笔直。有时声渐低，眼神远望，似见那些永不归的战友。当地小学生来问“爷爷怕不怕打仗”，他捏孩子手：“怕过，但一想你们能在院中跑，就不怕了。”他总跳过血腥场面，只讲战友互助与胜利喜悦。“有些事，记住就好，不必细说。”“他们那代人，历经磨难都是为了后人。”贺晓英站廊下轻声对记者说，“你看他坐样，如当年扛枪——脊梁直着呢。”今年一百零一岁寿辰，众人唱生日歌，他吹烛前轻许愿：“愿孩子们都好好好，健康快乐！”这或许就是一个百岁抗战老兵，用一生守护的永远的信念。

洪家关光荣院坐落青山环抱中，白墙灰瓦，整洁宁静。清晨五点半，刘严然准时起床，被子叠成标准豆腐块，然后慢走活动筋骨。贺晓英院长守此四十余年，每日陪老人散步聊天。“他的故事我听了一遍又一遍。”贺晓英说，刘老总唱《救国军歌》，至“维护中华民族”时腰板挺得笔直。有时声渐低，眼神远望，似见那些永不归的战友。当地小学生来问“爷爷怕不怕打仗”，他捏孩子手：“怕过，但一想你们能在院中跑，就不怕了。”他总跳过血腥场面，只讲战友互助与胜利喜悦。“有些事，记住就好，不必细说。”“他们那代人，历经磨难都是为了后人。”贺晓英站廊下轻声对记者说，“你看他坐样，如当年扛枪——脊梁直着呢。”今年一百零一岁寿辰，众人唱生日歌，他吹烛前轻许愿：“愿孩子们都好好好，健康快乐！”这或许就是一个百岁抗战老兵，用一生守护的永远的信念。

“不朽荣光·澧水长歌”

远征军老兵李祖军：半生戎马铸忠诚

全媒体记者 陈洁 朱建文

1943年，烽火漫天、血雨腥风，日军逼近常德。在桑植县的土家吊脚楼里，年仅14岁、正在读初中的李祖军，受到老师抗日宣传的感召，毅然报名参加。他虽年纪尚小，但因有文化，部队欣然接收了他。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！”怀揣报国之志的少年李祖军，响应“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号召，不久便背着背包，带着保家卫国的满腔热血坐上运输机到印度兰姆伽接受训练。这个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少年，就此踏上了抗日从军报国的征程。

“教官是美军，说我们有文化，接受能力快，教我们步兵战略战术，同步配备翻译官……早上起来跑步、训练刺枪、刺杀、攀登。”李祖军回忆着在印度兰姆伽受训的场景。受训的三个月里，李祖军学习了在野外没有星光、指南针的情况下开展自救，保全性命，也被教官盯着吃蛇、吃蚯蚓，夜晚学习凭树皮厚度、石头长青苔辨别东西南北方向。长达三个月艰苦的训练过程，全靠李祖军“报效祖国”的意志支撑着。浴血疆场：从缅北丛林到天津湖战役，弹痕作勋章

“打胡康河谷战役的时候，我在特务连，那仗打得太惨烈了！”谈及参战经历，李祖军的声音不自觉提高。胡康河谷遍布原始丛林、沼泽与湍急河流，“树上长筋，筋上长树”，环境错综复杂。战斗中，战友们有的在树上居高临下射击，有的在树下丛林隐蔽突袭，而日军则神出鬼没，随时可能从暗处发起攻击。“那场战斗死伤好多人……”话到此处，老人的声音低沉下来。

胡康河谷战役后，李祖军又接连参与密支那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，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场，他的军装被硝烟染透，也在战火中淬炼出钢铁意志。1950年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他凭借丰富的参战经验和高度觉悟，主动请缨赴朝，参加第二次战役并亲历长津湖战役，担任通信兵。

“冬天的朝鲜冷到骨头里，脚指甲冻掉了，鞋子几天脱不下来。战友也遭遇了截肢，冻死了2万多人……”李祖军记得，当时战场上的电线被炮火炸毁，他需要将作战命令从师部送往团部，全程都在枪林弹雨中穿梭。当被问及是否怕死，李祖军连忙摇头：“根本顾不上考虑生死。”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，“吃了早饭不一定有晚饭，敌机随时低空扫射、轰炸”“有我无敌，有敌无我”是他坚守的信念，他深知保国才能卫家。

由于年事已高，李祖军的记忆已不完整。战场上的伤痕，是他最珍贵的勋章。一次执行侦察敌火力任务



时，敌人的子弹穿了他尾椎骨附近的部位，飞溅的子弹还意外触发了他那支枪的枪栓，导致己方子弹也射入体内。采访中，李祖军撩起衣物，当年的弹痕依旧清晰——那是战火在他身上刻下的印记，也是他对家国忠诚的见证。

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”李祖军告诉记者，年轻时由父母定好的婚姻，因保家卫国，他主动劝未婚妻另嫁。归乡守心：半生建设传家风，口琴一曲寄思念

1952年回国，1955年3月复员回乡，李祖军结束了12年的戎马生涯。脱下军装的他依然以热血投身家乡建设：在新华书店工作，也响应政府号召创办过制糖厂。在子女教育上，他严格要求后代“不拿公家一针一线，要为老百姓服务”“国家强大，百姓才能幸福”。他常指着身上的伤痕教育子孙：“这‘勋章’提醒我们，和平不是天赐，是用生命换来的。”

“只要今后的老百姓日子过得好，就是我最大的希望。”时光荏苒，硝烟散尽。昔日从小立志报效祖国的年轻战士，如今已至耄耋。李祖军育有五子，其中三子继承父志参军报国。面对记者，他从旧木箱中取出一个铁盒，里面珍藏着沉甸甸的纪念章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……他还拿出陪伴多年的口琴，颤巍巍地放在嘴边，现场吹奏了一曲《歌唱祖国》，琴声穿越70余年的时光，悠扬的旋律仿佛将人带回那个烽火年代……记者手记

从澧水河畔的吊脚楼到异国战场，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场，从青涩少年到桑植老兵，李祖军用一生诠释“寸土不让”的誓言。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，更是一代中国军人的缩影——民族危亡时，他们以血肉筑长城；和平年代里，他们将战时记忆化为建设祖国的力量。这种精神的传承，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写照。

远征军老兵李钧楚：“日本投降，我们鸣枪痛饮！”

全媒体记者 钟钰伟

2025年4月20日，抗战老兵、志愿军老战士李钧楚迎来102岁生日。我们一行志愿者驱车前往慈利县三合镇新村，在蜿蜒山路的尽头，见到了这位坐在小院中静候的老人。

虽已耄耋之年，李爷爷依旧精神矍铄，热情地与我们握手寒暄。他特意挑选了几枚珍藏的军功章郑重佩戴胸前，在鲜花、祝福歌声与生日蛋糕的陪伴中，老人连连道谢，感动于时光荏苒仍有人铭记历史、挂念英雄。

庆生活动结束后，我们围坐在李爷爷身旁，聆听他回溯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。

李钧楚1924年生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，自幼立志读书报国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在中学入学考试作文中毅然写下“抗日救国”之志，令只愿做教师、医生的同学们自愧不如。

就读慈利一中期间，日军轰炸频繁，一次空袭后校舍尽毁，他愤慨道：“日本人最大的本事，就是对老百姓耀武扬威。”怀着对日寇的深刻仇恨，成绩优异的他毅然放弃大学梦，受妻舅、南京中山大学毕业的文昌福影响，两人共赴国难。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霾下，我读书也读不安心！”他说。

1943年，李钧楚与文昌福徒步从慈利至重庆，参加青年远征军，先后编入201师和207师。因文化水平较高，他被选派接受美式榴弹炮训练，随后奔赴滇西战场。提起松山战役，李爷爷神情凝重，这场惨烈的攻坚战是滇缅公路收复的关键一役。日军在松山构筑了坚固无比的堡垒群，杀害1600多名民夫以保密工事。远征军初期误判敌情，强攻不下，伤亡惨重。

由于日军防御工事异常坚固，小口径火炮难以有效摧毁其工事——日军阵地上地堡密布，主堡配备重机枪，子堡和侧射堡设有轻机枪，交通壕内布置了步枪、枪榴弹、掷弹筒。主堡后方还有迫击炮支援，近距离配备冲锋枪、手雷。各种直射、曲射武器在阵地前编织成密集火力网，辅以地雷和铁丝网，使得远征军进展极其艰难，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牺牲。

当李钧楚所在炮兵部队加入战斗时，友军部队已与日军鏖战数十日，伤亡惨重。

“当时从阵地上抬下来无数的伤员和尸体”李爷爷眼含泪光回忆道，“我们炮兵红着眼睛，顾不上吃饭睡觉，只想把炮弹全部打光，为战友报

仇！”他所在炮兵部队携美式榴弹炮、“巴祖卡”火箭筒等重武器投入战斗后，战局终于扭转。战斗中，他曾为负伤战友取药，归途遇熟知地形的百姓，便请其带路协助部队，为最终胜利贡献力量。

历经95天血战的松山战役，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773人的代价，全歼驻守松山日军1288人，最终取得胜利，打破滇西僵局，拉开反攻序幕。军长宋希濂与师长汪波亲临表彰炮兵，李钧楚也被调任司令部任通讯员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，他与战友欢呼呐喊、鸣枪痛饮，宣泄胜利喜悦。

此后，李钧楚报考黄埔军校22期，在校期间受民革地下党员影响秘密加入组织。毕业后他拒绝赴台任职，选择追随中国共产党，后编入60军180师赴朝作战，两次入朝、屡历战伤。抗美援朝胜利后，他因伤转业，终生务农。

谈及如今生活，李爷爷笑容欣慰：“有饭吃，有衣穿，老了还有这么多人记得我。”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，我们铭记正是无数如李钧楚一般的英雄，以热血和青春换来今日盛世。很多英烈未曾亲见黎明，而这山河无恙、国泰民安，正如他们所愿。

